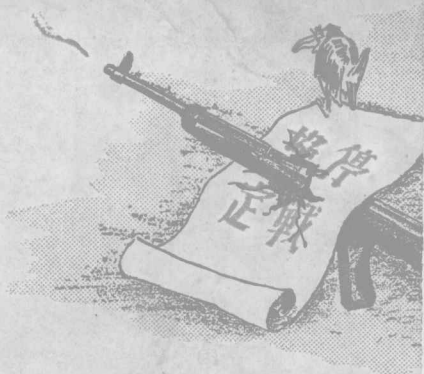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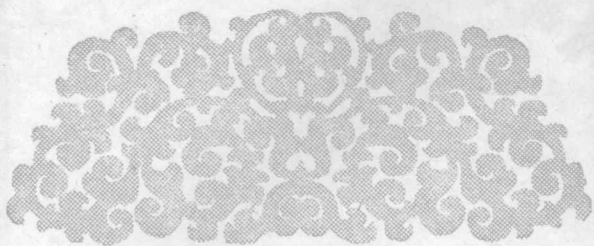




# 第一槍

著 音 季

行發店分總東華店書華新



槍 一 第

著 音 季



行發店分總東華居書華新



書號：滬 172 (21—70)

第 一 槍

---

著 者： 季 音

出版者： 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

印刷者： 新華印刷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

(滬2) 3,001—13,000

一九五〇年九月初版  
一九五〇年十月再版

在各解放區中，蘇皖解放區離蔣政府的首都南京最近。蘇皖解放區民主建設、民主幸福的優越建樹和蔣管區統治的專制腐敗、民不聊生的黑暗情況的對照，特別明顯。因此蘇皖解放區的業績，特別爲蔣管區內千百萬勞動人民和民族資本家及一切愛國人士所熟知和羨慕。也正因爲如此，蔣介石特別懼怕和痛恨它。他在發動全面內戰之始，就不得不集中很大的兵力來進攻它；他在蘇皖軍民英勇抵抗之前，屢次損兵折將，但仍拼湊兵力，再三向它瘋狂進攻，於是蘇皖解放區就成爲整個自衛戰爭的最前線和最重要前線之一。……

蘇皖軍民是站在這個戰爭的最前線上，……蘇皖軍民的每一業績，都爲全國同胞和全世界人士所矚目，並將載入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頁，永垂不朽。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解放日報時評：鹽城前線之捷。

## 引子

一九四五年九月間。

無數路部隊出現在江淮大平原上，從各個方向向着運河線推進。其中有一支部隊穿過淮河以南的廣袤草原，向北疾走着，前衛隱沒在遙遠的土坡上，後尾也只能看到一片騰起的塵土，望不到底，彷彿像雨後的山洪似的突然湧現在這一片起伏地帶，不可阻擋地轟轟地沖過田野，沖過村落，沖過樹林，整日滾滾不絕地向着淮河、運河邊湧去。部隊穿着一律的灰衣服，數不清的日式三角刺刀在太陽下閃着光，行列裏還不時出現繳自己寇的大鋼盔，……雖說這一帶是新四軍二師的老解放區，可是人們看到自己的隊伍一下子這麼多，這麼氣勢赫赫的大隊前進，還是第一次；於是每一個莊上擠滿着人羣，大家驚喜地看着自己的子弟兵，滿臉紅光的，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氣昂昂地跨着大步，從他眼前走過去，走過去，向着淮河前進。

這時蘇皖各解放區的新四軍，都在向着運河、淮河沿線推進着，他們執行朱總司令的進軍命令，向着運河沿線奉蔣匪之命向人民拒降的各敵偽據點展開猛烈的攻勢。

# 目錄

引子

## 一

進淮陰

南下

『停戰令』下不停戰

在白浦前線

訪農民游擊隊

## 二

第一槍

如南園殲戰

十八里戰場巡行

天羅地網

一  
一  
七  
一〇  
一六  
二五  
三九  
五二  
六〇  
六九

戰後丁堰一瞥……………七五

### 三

夜別淮陰……………七九

『御林軍』的敗北……………八七

難忘的一課……………一〇〇

南岸人民的呼喚……………一〇七

夜渡淤黃河……………一二二

高家蕩……………一四九

### 四

進軍串場河……………一二九

『走廊』上的殲滅戰……………一三五

從一個連隊看人民必勝……………一四八

後記

## 進淮陰

我隨着新四軍二師離開了原來新四軍軍部所在地淮南解放區，在皖東盱眙縣境渡過黃水汹涌的淮河，向北進入了運河線的中心——蘇北敵寇重要據點淮陰城。這裏戰事也剛結束不久，新四軍三師在這裏殲滅了拒降的偽軍潘幹臣部。這場戰鬥打得很是激烈，當我進城時在南門城頭還見到斑斑血跡，據說那是戰鬥最激烈的地方。城門外有條河，拒降的偽軍憑藉着這道天然障礙，高踞在城牆上，以密集的機槍火力封鎖了過河的石橋，企圖阻止新四軍的前進，後來一個新四軍戰士勇敢地爬到城牆上，猛然用肉身擋住了敵人的機槍口，自己的身體被打得蜜蜂窩似的，血肉模糊，終於掩護部隊安然地衝過石橋，突破了城關，最後擊斃了匪首潘幹臣，勝利結束了淮陰之戰；帶我去看的一個



同志還指着那戰士犧牲的地方給我看，果然在城垛上還留着一條發紫的血跡，沿着城牆從上邊流下來，約莫有四五尺長。這道血路記錄着新四軍爲解放人民而壯烈獻身的不朽史詩。

像全國許多解放區一樣，當時這裏也正面臨着一個全新的形勢：由於各路新四軍勝利地掃清了運河、淮河沿線的敵僞據點，於是過去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蘇中、蘇北、淮南、淮北四大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便在東至黃海，西至津浦路西，北至隴海路，南抵長江北岸的遼闊地區上聯繫成一片；在這新形勢下，於是便成立了統一的蘇皖解放區，並在淮陰成立了蘇皖邊區人民政府，這座運河邊上的蘇北城市從此便成了廣闊的蘇皖大平原上的中心。

像全國許多解放區一樣，在掃清了敵僞據點統一成立了蘇皖解放區之後，江淮各地便真正地由戰爭走入了和平，人們開始從事初步的恢復和建設，醫治連年戰爭的深重傷害。蘇皖解放區人民這種重建和平生活的努力，集中表現在當時蘇皖解放區的首府淮陰。

我踏進淮陰城是解放後的第三天。我在城裏走了一轉，只見青黑色的城牆圍繞着十餘里地的城區，越過隴海路南瀉的運河，在城東門外穿過，向長江邊流去。運河對岸是回民最集中的叫做十里長街的街道，兩岸用一座石橋維繫着交通。全城出奇的破敗與冷落，使我們十分震驚。市民很多都臉色枯黃，有許多已陷於停炊；商店也大都關着。在曾被日寇作爲憲兵隊部的北門大陸飯店裏，我看到了幾個極其恐怖的大土牢，這幾個大土牢是淮陰人民苦難日月的標記。那是一個市民帶着我在一個偏僻的院子裏找到的，土牢的四週都用碗口粗的大木頭圍着，兩旁的高牆使得土牢終年射不進一絲陽光，牢裏陰暗而奇臭，關在裏面的大多是共產黨員、新四軍工作人員以及進步的農民、學生等等。滿牢的『囚犯』直到解放時才被放出來；不知是由於極度的飢餓和疾病，抑是終年幽禁在黑暗裏的緣故，一旦出來，受不住陽光強烈的刺射，有幾個人一跨出門就跌倒在地上。

我又去『遊』了城內聞名兩淮的城南公園。那時正是秋天，只見枯萎的雜草，倒臥在一片瓦礫土；僅剩的幾間頹敗的屋宇，映在墨綠色的臭水池裏；成羣的烏鴉在天空打旋，哇哇地叫着，有時斜刺裏撲飛下來，停在瓦礫上撥取一些腐臭的食物。運河裏停着

，河水冲到破裂的堤岸上，不時崩落一些泥塊，掉到水裏。我走着走着，就彷彿巡視一個大荒園，難以令人置信這就是聞名江淮的蘇北鬧市清江浦。

有一天，我在運河堤邊的土牆上看到幾行字，寫的是：

變天沒有晴天長

淮陰城頭出太陽

要問太陽何處來

就是救星共產黨

還有幾行是：

百年罪

滿身傷

從前如在刀山上

如今兩淮得解放

全虧救星共產黨

字跡端正清楚，都是用黑炭寫的。

這九行字樸實地寫出了兩淮勞動人民的衷心喜悅和感激。是的，長遠生活在黑暗年月裏的淮陰人民，今天終於找到了一個光芒萬丈的太陽，它使一切垂斃的生物獲得活力，它使這座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壓迫統治下弄得『滿身傷』的江北城市翻轉身來了。清江市人民政府成立後，一面舉辦急賑，同時立刻宣佈了各項政策；雖然僅僅是幾個月時間，但是當城市的命運一旦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裏之後，我目擊淮陰是這樣迅速地改變着它貧困的面貌：眼看着運河裏的船隻一天又一天地擁塞起來；只賸下一個破煙囪連日寇也無法修復的和豐麵粉廠又冒起了團團黑煙；瘡啞了十餘年的淮陰王營數百架織布機又響起了機聲。而運河堤上更是熱鬧非凡，成千成百工人日夜修築着曾使運河兩岸人民受難的運河堤，八十天修完了六百多里，修好了運河水閘；連荒蕪的城南公園也煥然一新，瓦礫堆成了光坦的廣場，栽植了許多樹木花草，並易名為葉挺公園。當傍晚，我們漫步在運河堤上，看着夕陽裏閃閃發亮的運河水面上奔馳着點點白帆，有的遠去，有的近來，往來不絕。潮濕的風涼快地拂着我們的臉孔，彷彿又聽到了

那時正流行於這一帶的名叫那兒有的歌聲：

千條船呀萬條船，

千條萬條來往像梭穿。

布朝北呀米向南，

朝北向南祇完一道捐，

除了解放區別處那兒有？

那兒有……………

這個歌子是描繪解放以後當時運河線上城鄉物資暢流的情景的。

『停戰令』傳來的一天，淮陰全城歡欣若狂，人們從灰塵滿佈的屋角裏，抬出了十多年沒有在迎神賽會裏出現的龍燈獅子等等；數萬人的慶祝隊伍擠塞了從東門到北門的整條大街，『擁護停戰協定』、『擁護政協決議』等彩色標語和旗子飛遍全城大街小巷。晚上又舉行了提燈，無數的點點燈火，匯成了一股發光的巨流，把淮陰照耀得滿城光芒四射。那天，我們喊啞了嗓子，揮痛了膀子，整日陶醉在巨大的歡悅中。

## 南下

正當淮陰人們喜氣洋洋地埋頭於和平建設的時候，蘇中前線傳來了令人氣憤的消息：『停戰令』後的第三天國民黨匪軍侵佔了如皋以南的白蒲鎮。自此之後，國民黨匪軍違約進犯的消息，便一個又一個地傳到淮陰，這些消息彷彿像烏雲似的，一朵又一朵地升起，把晴朗的天空一下又變得陰沉欲雨。好心地會認為從此可以『和平實現』的人們，開始感到自己是上了那些強盜們的騙了。到五月初，長江邊上內戰的陰雲愈來愈密，新華社公佈國民黨匪軍已調動三十五個軍、九十九個師、一百萬人投入內戰前線，一切跡象都十分明顯地表明：蘇皖解放區人民已不可避免地面臨着一場內戰的大風暴。

從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到一九四六年七月蔣介石挑動全國大內戰，這十一個月是中國人民由戰爭走向和平，又由和平走向戰爭的一段十分曲折複雜和重要的歷史時間；我和淮陰的相處也表明着這樣一段歷史的曲折：我在日寇投降，新四軍大反攻的

時候進入淮陰，現在，我又要離開淮陰，走向國民黨匪軍進攻的槍聲日益稠密的蘇中前線。我們此去的目的是真實地報導當時爲全國人民所關心的蘇中前線的情況。

我於五月九日清晨動身南下。一旦拋開和平安謐的生活，走向戰爭，這種思想上的轉折是痛苦的。我們沿着大街向東門走去，一切熟識的景象都勾起我們無數回憶；對面一幢高高的樓房就是淮陰執行小組住過的地方，那些美國騙子，在大騙子馬歇爾宣佈所謂『調處失敗』之後，已經離去，但是這些騙子們留在人民心中的憤怒記憶是永不會忘記的。我們熱愛和平，但我們不會向強盜們去乞討和平的，我們懂得用什麼來回答他們的陰謀和戰爭；總有一天，這些騙子們將會發覺，被騙的不是我們，而是他們自己。

這時天色尚早，街道上微微流散着一種早晨清新的氣息，走到東門，行人已漸漸多起來，初升的太陽光穿過屋脊，落到東門外城牆兩旁『團結起來，建設新淮陰』的大標語上，閃着耀眼的光亮；東門外早市已經開始，緊挨着運河邊的密密的店鋪和攤子前，擠滿着四鄉趕來的農民，人聲遠聽彷彿像一窩蜂子似的，轟轟地悶響着。停泊在運河上的許多船隻，有的正升起一股股的炊煙，在做飯。船頭上插着三角小旗的是開往高郵、

寶應等地的航船，站在船尾上的老大『嗚嗚』地吹着螺角。對岸的十里長街上也擁擠着人羣，一片嘈雜聲中夾着『叮叮噹噹』的打鐵聲；還可以望見對面河堤旁的公路上，從四鄉趕來的騾子、小車、擔子的行列，絡繹不絕地正在向這邊走來。

我們沿着運河邊走去，看着幾個月前貼滿道旁的『慶祝和平實現』、『擁護政協決議』的許多標語依然高貼在牆上，窺視着路上的行人；但是，今天『和平』已經過去，政協決議早爲蔣介石所撕毀，這一切已都成了歷史的諷刺了。

我跳下去寶應的航船，決定先去寶應。船順着運河的黃水緩緩南駛，淮陰東城的市聲也漸漸微弱了，船一轉灣後，被古老的青灰色城牆圍繞着的淮陰城的輪廓，便最後在我們的視線裏消失。



## 『停戰令』下不停戰

到寶應後，我又搭船去興化，決定轉去如皋前線；因為在當時國民黨匪軍進攻蘇皖解放區的數百里戰線上，那裏是鬥爭較緊張的一角。

離開了和平氣氛籠罩着的淮陰，愈往南走，戰爭的空氣就愈來愈濃，由興化、海安到如皋後，就更其緊張了，由此南下六十里，就是國民黨匪軍進犯蘇中解放區的最前線。在如皋，幾乎每天有敵人進犯的消息從前線傳來，後來人們才發現了其中的祕密，原來蘇北的國民黨匪軍和全國所有進犯解放區的國民黨匪軍一樣，在接到『停戰令』的同時，又接到了一道更其重要的不停戰的命令；這道真實的命令是匪首蔣介石發給當時的蘇北內戰先鋒湯恩伯，再由湯發下來的。文件封面上印了『絕密』兩個字，但是匪幫們反革命的機密終於『天機洩漏』了，四月二十七日新四軍在如皋以南小海、觀音山自衛反擊戰繳獲的一大堆匪軍文件中，記者發現了這份匪幫背信棄義的自白書，無疑的，